

從謝婉雯一生看生命的勇氣

馬靄媛

2003年春天，全港市民共同經歷了難忘且悲痛的一「疫」，那年，1755人感染沙士（非典型肺炎）病毒，299人逝世。當沙士三月肆虐時，香港儼如悲情城市，但第一個因自願到沙士病房照顧病人不幸殉職的屯門醫生謝婉雯，卻驀地燃起了全港市民的希望。

謝婉雯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孩，短短35年的生命裡，卻成就了一件感動全城的美事。她的母校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金耀基教授稱譽她為「香港的女兒」，翌日成為報章頭條；電視新聞報導她的安息禮拜也罕有地以優美的宗教音樂作背景；認識謝婉雯的，不認識她的，紛紛歌頌緬懷謝醫生的美和善。

筆者有幸在她辭世後，得她的家屬、教友及舊同學等提供資料及個人日記，為她立傳，寫成《愛是不能埋——謝婉雯傳》一書。猶記得第一次和該書顧問王一平牧師等開會商討謝婉雯傳的工作時，王牧師在紙上寫了一句：「愛是不能埋。」然後，大家紛紛提出問題：當這女孩決定到沙士病房工作時，內心在想什麼？是什麼驅使她有捨己為人的決定？她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，在世人瀕臨絕望中發光發熱？

謝婉雯成長於屋邨的小康之家，成績優異，八歲時在電視上看到醫護救人場面，便脫口而出和父親說：「我長大後要做醫生救人。」這是她人生第一個抉擇。少立大志的謝婉雯，不負所望，中學會考獲八優成績，入讀中大醫科學院。她文靜寡言，生命中第二個抉擇，是信奉基督教，成為虔誠的教徒，日記中記下不少她為家人朋友禱告的內容。謝婉雯28歲時結識陳偉興醫生後，兩人相戀，她生命中第三個重要抉擇，是在32歲時和患血癌的陳醫生結婚。那時候，她承受不少壓力，但寧可一個人在車中痛哭，也不讓慈母替她擔憂；每次和丈夫出席教會活動，她總是靜靜的挽著丈夫手臂，羞澀的和其他人打招呼。

謝婉雯在屯門醫院當醫生時，也是默默工作不多言，她低調、上進，朋友和她在一起只會感到愜意舒懷，在朋友不開心時，她靜靜的送上傘子，寓意和對方遮風擋雨。對丈夫和家姑家翁，她也無微不至地照顧。她是人家眼中的好女兒、好妻子、好朋友、好媳婦，好教徒。但對謝婉雯來說，真正影響她，令她活出人性的光輝的，是丈夫陳偉興。

謝婉雯和陳偉興以醫生為志業，志趣相投，原已信教的謝婉雯結識 Albert(陳的洋名)後轉投他的教會，出席活動時總是害羞的傍著 Albert。Albert 熱心、積極的個性感染了謝婉雯。他對凡事有信心，對生命不放棄，患血癌期間至復發後，甚至瀕死，也抱著生存的希望，期間鼓勵親人，也鼓勵其他病友。

陳偉興 2002 年癌病復發，終告不治。本來怯懦、內向的謝婉雯受丈夫鼓勵，攻讀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資格，成為她日後有機會照顧沙士病人的因由。Albert 患病期間，以至死前謝婉雯表現鎮靜，親友曾替她擔心，但謝回應說受到聖經的呼喚，她有信心丈夫可痊癒，因她和丈夫兩人抱著活下去的勇氣和希望。

陳偉興死後，謝婉雯曾和教友到殮房撫屍禱告，希望丈夫死而復生，她懷著超乎常人的堅定信念，延續和丈夫「彩虹下的約定」，深信愛不止息，超越了常人面對逆境的能量，盡力去延續希望。雖然 Albert 最終離開了她，但她很快抖擻精神，忘記悲傷。期間她一度去遍和 Albert 遊歷的地方，重溫舊情，之後她整理家裡舊物，繼續照顧家人，又對家姑家翁承諾代替 Albert，好好照顧他們，重新投入生活中，努力工作，邁向人生新一頁。

因此，當丈夫死後一年，香港受沙士病毒侵襲，醫院內需要醫生走到最前線，照顧男外科 A5 沙士隔離病房的病人，當下一刻，對三個月前考獲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資格的謝婉雯，毫不猶疑地答允，她當時這樣想：「若我不去，誰去呢？就讓我來做吧。」朋友問她會否擔心受感染，她溫柔的說，交託給信仰便不怕，對醫院的裝備有信心，還說：「病人需要照顧。」她凡事總先替別人著想。

直至她也受到沙士病毒感染，病榻中，她安慰致電問候她的家人、朋友，直至進入深切治療部前，她在電話筒中喘著微弱的氣息對母親說：「我一定會出來，我一定會出來……」

謝婉雯是勇者，她的勇氣，來自她不斷奮鬥自強的意志，一點一滴積慮而來。她由自小立下當醫生的宏願；到選擇信仰；人生伴侶；以至到病房照顧病人，從沒半點猶疑和考量，一切順其自然。她對事業不存野心，腳踏實地；她對愛情沒有奢望，從一而終，丈夫病重時兩人還堅信可存活，開枝散葉，懷著養育下一代的心願。生活就是那麼簡單，只要堅持信念，平凡人活出不平凡的人生，為後世立下楷模。謝婉雯的奮鬥故事，其實很

平凡，但她以信念和對前景不畏懼的勇氣，成就了一頁傳奇。就如聖經約翰福音所說：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

謝婉雯愛人如己，作出大愛的榜樣。平凡如我們，其實都可以效法謝婉雯，人生不一定要幹大事，而是堅定信念，活出人間的真善美來。